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

君道四

陳言十漸疏　余珊

臣惟今日神聖當天文運中興薄海内外皆以為堯舜再作湯武重生宜必有稷契伊周為之佐相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致太平以迓天休　臣等亦效愚忠誠彼朋方相附以安也何氣化人事未免參錯聖君賢相偶不相值遂致　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撥亂反正之材至今未有以就其功好日漸邁似不克終　臣引領萬里憂憤塡膺每欲披瀝寸丹上塵聰聽原無上事遂涉羣疑[illegible]相望

以犒激之名加臣以干進之罪焉足下筆躊躇有再令幸俯賜條陳無間疏逖臣不勝感泣哀悼效唐魏徵謹陳十漸幷其致漸之由與夫杜漸之方圖終之要焉 陛下陳之願少霽威嚴留神清覽焉 其一曰紀綱漸頹 臣聞之宋儒朱熹曰綱者猶網之有綱也網非綱不張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絲非紀不理故家無紀綱則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齊國無紀綱則君不君臣不臣國不可得而治天下無紀綱則中國非中國夷狄非夷狄天下不可得而平古之聖王知乎此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斯臂動而指隨絲

牽而繩聯內外協應本末畢舉所謂天下之紀綱也
在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顛倒衣裳陵谷易處
不知紀綱為何物矣恭遇　陛下起而振之一體統
而筭朝廷杜多門而專決斷於是天下之政始出於
一萬國之心始繫於曾人謂文王綱紀四方矣近年
以來承平日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
下之分未定宮府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紛挐泄沓
御委其勒馬騎其銜以為在　朝廷似非在　朝廷
以為繫宮省又非在宮省遂使　朝廷以其心為心
百官萬民四夷亦各以其心為心譬之人病大風手
足痿痺不仁筋骨肌骸不屬行居坐臥難以屈伸此

紀綱之頹其漸一也　其二曰風俗漸壞臣聞呴嘘為風相染成俗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故曰吳王好劍術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其實由於朝廷之所好尚而為士習之所轉移是故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戰國之士多縱橫西漢之士多忠厚節義重於東京清談盛於兩晉積之之久習與性成海內從風不自知覺賈誼所謂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此切至之論也古之聖王先見乎此統理人群移本易末混同天下一之和衷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耻而必去而天下之人亦

各自相砥礪雅操堅持初不待爵祿之襃嘉刑威之
督責而後知所勸懲也正德間逆瑾等招權敵化一
時士大夫無廉耻者爭先趨附百計鑽研以營富貴
鑽研得效東裝問塗甚至誨淫及於婢女雖宰執臺
諫多稽首董賢之車父子兄弟皆垂頭萬年之床風
俗波蕩無復士氣矣恭遇 陛下起而作之營陞乞
陞者悉皆嚴斥招權納賄者漸次誅夷一時京師風
紀肅然公卿之家門無私客人謂帝堯於變時雍矣
曾幾何時去者復來來者弗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
首掌銓衡首取一種輭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撿之人
以爲撫按推舉不足深信此輩圓融不肯生事乃竣

擢而尊寵之是以浹洽風生廉介日銷甚至吳中專彈劾嚴吏議禮儀缺集聚廉恥蕩然邇又聞市門頗開賈販仍舊投桃報李畏此簡書不知兵荒之下四方尩羸骨開幾多血耶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其三曰國勢漸輕臣聞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有輕重也夫一家有一家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天下有天下之勢四夷有四夷之勢以身對家則身重而家輕以家對國則家重而國輕以國對天下則國重而天下輕以天下對四夷則天下重而四夷輕古之哲王有見乎此必先端其本正其則使在我之勢常尊而在彼之勢常卑我尊則威立而難犯無

下帶不測之憂彼早則法行而易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此所謂審先後權輕重之衡也在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宜其治家無法輕重失倫無以號召天下制御強臣也是以一變而有安化之叛再變而有逆瑾之謀三變而有宸濠之亂恭遇 陛下攬而振之關石和鈞低昂在手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萬國諸侯玉帛稽首人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矣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遂使姦雄潛滋積長於隱微之中威立勢成於積習之外往年戍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效尤往年戍卒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鼓譟囂聚千百為群

圍繞邊城甚於黠虜挾制撫和要下招安之榜誰何無禁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益堅招之靡來聚而忽散故騎虎之勢偪近於蕭墻猫鼠之風傳笑於外國東邊妖胡效之而殺主事北邊庫役倣之而殺縣官中間殘賊殺方面妻殺夫子弑父接跡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陛下不能脩身齊家端本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閫制失人惑於鄙儒姑息之論牽於俗吏權宜之計誤於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於朝廷而反重於邊陲號令不出於一人而反出於一二戍卒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鎮之禍萌於節度朱泚之亂成

輕兵容可已乎此國勢之輕其漸三也　其四曰夷
狄漸強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晝之有夜陽之有陰
相反相從無有判然而孤立者顧彼之盛衰視我之
強弱以爲嚮背耳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
虜無百年之衰試以漢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
登文帝時虜入雲中洮句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
年而有呼韓邪之來朝至明章安順間上谷中山之
師燕然漠北之役曾無寧歲未百年也東漢末年匈
奴款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積帳連韝未百年也而
有五胡之雲擾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幷吞
亦未有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學舍

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並遣子弟入學不百年而安史倡亂吐蕃刼盟迄於五季契丹桀驁陷我幽燕十六州遂失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澶淵之捷南北弭兵又未百年而女直亂華徽欽北狩又未百年韃靼藏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亘古所無夷狄之禍也又未百年值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綱常再肅及土木之難曾未百年今去洪武百五十八年於玆矣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易哉臣詢之四夷莫強於北狄而北狄莫盛於吐蕃蓋古之回紇亦匈奴之種也其鷙悍驍勇帶甲百萬小王子爲其遂遁數千里蓋有其地每撫劍抵掌志吞西北

未忘也曩甘肅之園則㸌兵耳若乃東胡蹻蹻於遼海韃靼跺躪於沙漠羌戎跳梁於西川不知凡幾族類凡幾兆衆率皆肥馮利兵長大驍猛動輒有飛揚跋扈之氣氣數相參又安知不有劉元海趙元昊阿骨打其人出乎其間以作我邊陲之厲階耶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將將不知主蓋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而其任此職者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惟知附倚幽陰摧剝爲事是以各邊軍士苦於饑寒日就彫瘁雖蒙 皇上恩詔優恤誥戒申嚴然以七年之病元氣已耗有非一朝一夕所能平反也且以松茂一邊言之萬山攢簇大江中流四面番碉

星羅奕布緣去兵燹日久生齒浩繁小者亦有數千大者不下數萬而糧運往來止有羊腸一線之路一番駕勇千夫莫當以此恃險亂無寧歲每年上班官軍盡出城都重慶等衛不下千萬方其遣戍父母妻子號泣以送自分無生還之期及其到邊迫於強番日朘月削衣糧器仗盡以供番推至更番死者過半又貪官債帥百立名色巧為科斂而輦載以輸請謁之門者不可勝筭是以我軍益困終歲羸勞不得一飽而反傭工於富番耕地養馬以自給甚至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乞食也似此喪威百不當一尚望其赴湯蹈火挾輈先登立萬里之竒功哉舉此一邊他

可例見大同兵變職此之由臣聞盛衰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肉食者鄙不能早見預料為　陛下亟求所以制禦之道克戰之方乃假鎮靜虛名以蓋無能實跡為必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或又扶同規隱逡巡苟免不見虜而還而誇百年無比之捷俘殘虜而歸而勒萬世不朽之銘甚至粉飾捷音濫頒賞賜虛張功次峻秩超陞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門庭之寇誰其掃之此夷狄之強其漸四也　其五曰邦本漸搖臣聞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軻亦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夫小民至愚而柔不膺一命不階寸土若無與於厥邦矣不知天聽

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惟天之至大而
惟微之細民此所以為邦之本而不可忽焉者也然
何以聚民曰財而已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順
民之心者保邦之本也故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
情莫不欲安二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惓惓為漢文言之使鼂錯而愚人也
則不足信使果智也豈非切至之論而可以權數少
之哉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奄有天下收勝國
土崩瓦解之民而萃於一可謂得帝王之驅除矣及
其為治別無異技每以魯論節用愛人一篇書之殿

無自比盤銘專務以恩結人心以財養民命是以培
植基本日益深厚保安邦土日益隆固雖内難間作
民無叛志迨入正德逆瑾錢寧等招權黷貨一時文
武士大夫無耻者蚋集蛆聚權天下之膏脂骨血輦
載以輸權倖之門者動以萬計是故財用日益以竭
民心日益以離怨讟交興海内洶洶大寇劉七等乘
之倡亂於東北鄢藍等煽禍於西南持梃一呼赭衣
數萬所過焚刼靡有孑遺至勤王師十數萬奔走七
八年間而未定天厭厥亂篤生　皇上起而安之新
詔初頒痛恤民隱積年逋負一切罷除民用矢心含
泣思舊以為今日復覩漢官可謂文王懷保小民矣

曾幾何時事未畫一今或反汗黃紙蠲租白紙科催冗食之征下及雞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毋子相食兖豫苦於剽掠盜賊縱橫而川陝湖南之民則又終歲勤動疲於供軍竭於祿米自是銷骨飲恨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以今觀之形拘勢格心違跡判父子兄弟不相保君臣上下不相維國勢搖搖如驚濤怒浪中不繫之舟舟中人顛不變顧以為安流臣不知其何心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

其六曰人才漸彫臣按仲尼丁周之末而歎才之難得郭泰傷漢之衰而嘆人之云亡夫以成周亂臣十人若太公散宜生輩皆稷契皐夔之流亞誠難

其人矣至於東漢人才如李膺范滂者皆不過一節之士耳何謂亡之不知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非必借才於異代人人如稷契皐夔而後謂之才也彼李范之徒誠一時賢人君子天以遺人君共濟時艱漢室不知所重嬖寵姦邪戕滅正士而膺滂輩亦不自愛互相標榜激成黨錮身被淫刑禍延朋友而國以殄瘁郭泰安得不傷之乎臣以為人之云亡非惟君棄之亦自棄之也若枉其才而用之則位或不當其才或不稱其位屈其所未盡困其所難知事委叢脞終蹈後艱雖有其人與無人同謂之人亡亦可也何以明其然也三代而下光岳氣分士無全

節熟民事者或不悉吏幹通武畧者或不解文謨才
華可取節行不如求士於十亂之上誠難矣顧惟人
君養之有素擇之惟謹器使之而各當耳苟君旣不
擇所宜又付之於枉又使之邪間正踈間親新間舊
凌轢而播棄之而死徙之而謂國有其人乎我 國
家造士日久非無賢才之足用也自璫鋭亂政以來
衣冠受禍死亡流竄椎剥殆盡值我 皇上哀而錄
之死者贈官生者還職甚至峻擢不限資格方是時
海内之士無不感泣思奮願為田横之死客久矣何
狂瞽之言有不當 聖心者一鳴輒斥去昔已降調
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已禁錮終身今或箠死殿陛

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源胡瓊等死而科道空間有一二英傑係籍羈旅者又枉之於弗當之位或又往往為權姦擯錮者忌其忠言之悟主才能之勝已也多方排難曲為安置違之俾不通以故忠邪牛驥之士皆得以盤據角立其間而　陛下耳囂目眩亦鬨於楚咻齊語之市熏陶銷鑠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焉能為秦無人焉能為魯多賢哉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

其七曰言路漸塞　臣聞夏禹商湯拜言改過其興也勃焉夏癸商辛拒諫飾非其亡也忽焉夫以一代之興亡係一言之從違其迹雖微而其禍甚著人主之

於諫言也其可忽哉是故古之哲后興王炳於幾先事無微而不察言無微而可畧苦口者比之良藥峭直者喻之從繩納以降其志闢以拜厥躬猶恐驕惰之易生而忠誠之不上達也於是敢諫之鼓置焉告善之旌植焉戒慎之鞀垂焉誹謗之木立焉尚防其弊也又制官以言爲常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又恐其廢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是以求言彌切聖德彌光俞咈之風通於上下彼叔末之朝淺智之君不樂讜言偏好諛佞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豈惡

法我我　祖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
等官以司糾舉雖寓專責之意於科道初不以諫議
名官蓋欲海內人人得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為然也
自逆瑾等相繼竊柄深忌忠言之發己姦私也專取
一種輭熟易制之徒為之鷹犬互塞言路蒙蔽主心
以苟圖富貴於目前不顧危亡於旦夕一有正士少
觸忌諱非遠加貶竄即痛加箠楚務置之死地而後
已值我　皇上起而錄之各正其位於是臺諫作敢
言之風廟堂揖都俞之美凡　溫旨嘉答不曰所言
有理則曰看了來說聽納如流畧無抵忤方是海內
僉觀思見德化之成無幾日矣比來降心未懲其忿

逆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即令朝野以目無復汲黯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蓋恐不測之禍及於身耳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奬之使言尚恐不及況又訶責貶斥而死徙之誰肯不爲自便之計而務爲危言以取辱哉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　其八曰邪正漸淆臣聞天下之事有是非天下之人有邪正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後人之邪正不爲其所混淆也然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邪正之人獨不可辨乎顧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雖知其爲邪而吾非邪之志不篤雖知其爲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堅况夫其人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熏灼既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覺其誰爲邪誰爲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鸞鳳天下所共知也高德孺指孔雀爲鸞而隋帝信之是豈眞不知哉蓋其心悖目眩而無見於雀與鸞耳世之是非邪正無辨於前者何以異此臣以爲邪人自有姦邪之情狀正人自有剛正之氣象陰陽各以類分是非明白易見彼忠言逆耳違衆特立輕富貴重名檢舍生取義不避斧鉞之誅

者必正人也正人之言求其是媚眉承睫伐異黨同重爵祿賤名節貪生畏死不顧天下之利害者必邪人也邪人之言飾其非是在人主虛其心去其偏空吾衡鑑靜以觀之耳若徒以阿意順從為忠臣犯顏抵忤為逆子則姦人得以正言飾邪行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幾何而不指雀為鸞也我正德間瑾輩幐上引用姦邪排斥正士國是日非正坐此弊　皇上起而裁之顯忠遂良邪正以別彰善癉惡是非以明民皆曉然知所趨避矣近年以來論篤將與憸邪投間飾六藝而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摸稜兩可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蓋大姦以忠大詐似信

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辨之臣恐邪正不並立是非不同途天道陽一而陰二卒之正不敵邪羣惟僭之制將陷陛下於羣陰之主矣此邪正之消其漸八也　其九曰君臣漸睽臣聞皐陶陳安民之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宋儒蔡沉釋之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雷霆之威若可畏而不可以言和矣不知天生厥后以為民天生厥臣以為君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雲龍風虎之相從股肱耳目之相須分雖尊嚴而可畏情甚親狎而相和

矣然和豈易言哉高宗之告傅說曰若作酒醴爾惟麯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調燮之資非臣無望矣是故臣之於君必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君之於臣必以誠孚心以意逆志殷勤開納以行其言夫然後上下一心宮府一體敬而無失和而不同其斯以為和乎若曰吾君也爾臣也天地之分也必大聲色而厲之以威必騁辯給而折之以詞必眩聰明而度之以詐肆為猜忌過於狐疑恥見屈於正論忘受欺於姦諛則竊鈇之似舉動即真弓蛇之影恍惚成疾而君日睽臣日離矣尚望其同寅和衷以共成興王之業哉恭惟 陛下帝堯欽明成湯

勇智從即位以来恭默思道寤寐求賢敬大臣而體
羣臣一手足腹心之相視萬無此失矣自夫大禮之
議言人人殊故有不當 聖心者輒譴叱之死徙流
配至盡網中之禽此固 陛下篤於至孝有見於尊
親而無見於聚訟之家矣而不知邪佞相觀巧發奇
中以汙壞 陛下之名器紀綱者不少而 陛下既
以先入之言為主投之而自無不合犯之而自無不
焦者嗣是而後大臣顧望小臣畏懦足將進而趦趄
口欲言而囁嚅上下峻截內外乖戾寖寖睽孤於載
鬼張弧之間正賈誼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
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血脈不得周流行止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將入骨髓臣恐扁鵲望桓侯而走也和衆之道豈其然哉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

其十曰災異漸臻臣聞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夫天積氣耳靡瞻靡顧何告戒若是之詳仁愛若是之篤耶不知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實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精祲之氣亦與天地摩盪而上下相推事感象動一陰陽自然之理有非安排布置而然也況人君者天之子父子之間喘息呼吸尤真切也哉是

故父之於子喜焉而撫摩之固以為愛也怒焉而鞭叱之亦以為愛也天之於君喜焉而責備之固以為愛也怒焉而譴懼之亦以為愛也天既無往而不愛乎君子當無往而不敬乎父若狎恩恃愛以為天怒不足畏也天愛不足惜也敢行暴虐戲豫而馳驅之是為恒君悖子天必割愛而改顧他人矣嗚呼天乎其可忽乎在昔正德間崇信姦回背棄天道上天垂愛亦累矣至於迅雷烈風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見龍之妖曾無虛日而尚不省晚年謫見寢宮一炬帳爐方且啜泣何嗟及矣惟天無親眷於有德仰惟皇上降生之期河清三日自是城上郁郁紛紛蕭索

輪囷有宋祖紫雲之慶又龍岡舊斷土脈墳起伏下小兒纍長數尺帝王之興豈偶然哉迨夫嗣登寶位初政清明山川出雲和氣葱鬱南山聞鳳凰之聲華村産麒麟之種雖古帝王受命之符不多讓矣近年以來胡赫斯怒天災荐興往歲東南洪水没都城西北赤地連千里淮海揚波驚出三江之上京師地震再見十月之陰劇賊縱橫起山之東餓殍流離滿江以北至於兄弟母子析骸相食此古今所罕見之災也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伐樹屋遼陽軍婦産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而三起地震累月屢見報不絕書皆自西北而東南然不知其為何祥也況

陰霾之氣上薄陽精白晝冥冥罕有光采尤可忌乎
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
四海諸侯有一無以保社稷大夫有一無以保宗廟
士庶人有一無以保其身况兼有而十備矣今 陛
下繼堯舜上聖之資秉湯武興王之運天眷方隆人
心初戴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然何以獲
此於天耶臣莫得而知也嗚呼其無乃宰相召之歟
非耶臣惟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
師傅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燮理陰陽宣化以運平
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失得設施係天人之去留非他
宰輔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

如稷契伊周爲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任求如漢陵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免頹隮不徒執簿呼名案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内閣爲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不如陵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斷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臣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貞觀慶曆之不

若則將焉用彼相矣進言者或冗或浮或知或否
望畏愞又不肯為　陛下一傾吐之而使　陛下不
自知覺誤於信任方倚之以就大事抑豈知其冥冥
之中元氣日耗天眷日離冦難日作必至河決魚爛
而後已此其梗化之源基禍之本臣忝同舟已逆知
之不忍坐視以胥陸沉故因求言之詔而敢及之也
臣謹按　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恃太師之權
而勢不能以自克五隅强臣之拒而情莫得以下同
又屯飛鼎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足覆
餗之凶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　陛下之友得易姤
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

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訓惇卞則我之仇尚友之云雖然復次剝剝者復之藏也夬次姤姤者夬之伏也禍福相倚治亂相尋未有剝而不復姤而不夬者防乎其防邪家其長子孫其昌臣顧 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爲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謂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人言杞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重陰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臣聞地者坤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道也法宜靜不宜動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

陰相臣奸政天下不寧在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爲水雨水不時則水潦爲敗大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雹毀宅雹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遁也人生有兩首四目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主火災賢佞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則今日之變謂非相臣之積漸也耶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啗取寵榮既覆

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　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為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益之而甚不惟漸也　臣請　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惇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珤若有其人同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眷[illegible]賚良弼

紀而協億下之求矣臣遐荒踈逖㦸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巳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諭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為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況其臣又為宰相之第一人關係中興治忽尤為至要至要而　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為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願　陛下霽威詳察焉至於杜漸之方非有他說也即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巧術也即此而當反其初臣請　陛下默坐澄心試思之前日新政紀綱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頹必求賢

相與之講明總攝倫要以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罰而謹予奪之微使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敢不歸於約束各從其令而莫敢有出乎範圍斯紀綱振矣然此或可振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頹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後紀綱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則紀綱恒振而不頹矣

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則今何以漸壞必求賢指與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別淑慝以表宅里使天下皆知忘利之可慕而必爲嗜利之可羞而必去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壞也必如宋儒程顥所謂脩理學校以崇尚教育之則可不日而復古尊禮師儒以風勸養勵之庶可一道德而同風俗蓋師儒者賢才之則而學校者又風俗之源也師學不正則道德不齊故人君者必慎師儒督學之選以造人才人才既成然後孝弟達於鄉曲行義著於朝廷卑弱之氣可變而盛大萎靡之勢可起而植立則風俗恒正而不壞矣前日新政國勢何

如耶即令何以漸輕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申明國憲以肅軍令開列原格而窮造謀勦滅叛軍務全獲梟鏡之首簡飭撫帥必痛革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師之為重而四方之為輕斯國勢尊矣然此或可尊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為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来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秋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於凉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強悍百倍近年以来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伏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勢

戍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爲
令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
爲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荆州郡爲西鎮東以近山海
州郡爲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於東西二
鎮聚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荆山
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
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數每半年內將
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
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廩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
輪轉循環歲以爲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秋之備
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

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恒尊而不輕矣前日新政夷狄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強必求賢相與之講明閫以内惟 陛下與臺臣治之閫以外責總制揚一清理之無輕與交鋒而貪天功投民命於餓死之喙無輕與通和而失事機塡民膏於虜壑之陰掊克衣糧者必黜虛張功次者必誅寧我守之有餘而彼攻之不足斯夷狄制矣然此或可制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

臣惟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我兵數少止可分守保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聞 朝廷請給兵糧文移

也来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臣以為虜之來也必有其處其處可以通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共充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於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為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衆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勾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其銳未有不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太同

延綏寧夏甘肅平凉等處邊地均入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蹊數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折其藩籬壅水決沙自填其溝塹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為今之計莫若 勑各邊巡撫大臣履畝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充國之金城萬斛某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羣浚若干塹隧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堠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勢備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楊一一清料理以責成功如往年經畧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恒制矣前日新政邦本何如耶即今何以

漸擬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令而重農桑䘏貧㦲而清府庫減織造增添之需以寛民力罷工兵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不可救盜賊先弭無致滋蔓而急不可圖屯田子粒固可實徵而助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充祿米是皆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弭盜無巧術惟在預足衣食使不為饑寒之所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為良乎而其條件班班具在乞　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佐責限施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既

行則饑寒有備而賊盜可弭仍　勅兵部查照兩直隷捕盜御史亦　勅各處巡守等官嚴捕預勦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論功陟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邊寬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充國留田金城可二千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百餘畝得粟二十萬元自京畿海涯萑葦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　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徙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

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堤捍水為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蒔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為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於田所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　陛下乾斷力行不為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祿米難供由於　宗室蕃衍我　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授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

趙汝愚皆名儒碩相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
而有同姓之嫌也請 勑禮部集議如得開此一途
則 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
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 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
而官廩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恒固而
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
賢相與之講明嚴飭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
洗拔幽隂量能授職不以讒言而枉其才度德定位
不以私恩而濫厥官顧清汪俊呂柟等召還京秩以
備省院部臺之用張源胡瓊王思等量加贈祿以慰
忘身狥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紊之輿論吏曹承

奉內閣必斷自　聖衷則遴選周防任用專信斯人才盛矣然政或可盛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柰何欲效周官之治乎我　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於斯為盛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為重每強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

節行歲貢老生充位而已所在上司每以奴隸之師之云乎至督學之臣雖掄選而來亦多未稱況已以口耳之昏昏而律人以聖賢之昭昭誰其信之且所督地方動經數千里雖逡巡二三年未得一遍至有終歲勤苦燈火翱翔不經品題而輒復遷去者皆是模不模範不範士無所依歸竟流於下而已中間亦有剽竊華詞倖登科第者凡以獻之天子之庭亦不過前日之所養也是安得有其人乎請今後校學之官不必廣授濫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耆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畧倣宋元豊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臣藩臬等

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於奴賤則彼一
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於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
學憲臣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
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為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
險遠每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
卷封送禮部勘實通其姓名於　朝廷而師儒督學
率以九年為斷課其德業經歷京秩以酬其勞如是
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
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於時命累
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
故事無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

取才無窮人才恒盛而不彫矣前日新政言路何如耶即令何以漸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之面折難容我必有不公之事我於其言易受彼必有曲順之情不然何彼不樂生寧拂我以去是無求於我者也不亦賢乎何此不肯死寧順我以留是有求於我者也不亦佞乎於是降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辯者不折之以詞狂者不厲之以威有因言而謫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而死如張源等者錄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申宋辱臺之罰如此則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言路通矣然此或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臣聞漢人有言

彎如鉤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難容彼直臣者為姦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已豈容久於其位得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埋輪直使也而為梁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為賊張嬰所陷唐顔真卿三朝耆直也而為盧杞所嫉遣之使許州竟為李希烈所殺或又陽為推重陰加排沮如朱异間侍讀徐摛頗補郡守李林甫留侍郎盧絢自請賓詹凡此陰謀不可數計苟非其人剛直出於天性卓然不為利害所搖惑者安能自立於朝耶縱有其人矣而或寡學術短才辯不足以發難顯之情有其才矣又賦性姦回宅心閃倏不肯少輸面折之意求如

唐陸贄精忠辯達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三百年
間幾何人哉此又求賢者不可不深察而曲成之也
臣請　陛下繼自今遇科道之臣必因人而試其言
因言以察其心務求賢否之必得仍　勅吏部查成
弘之世以言官章疏之多寡而為考察陟降之上下
苟有直聲動　朝廷英名翕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
以終其職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及反間遷謫私假
差使者此即權奸扶同欺罔陷害忠良龔异盧李之
故智也則反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茲臣難
遂其私言路恒通而不塞矣前日　新政邪正何如耶
即今何以漸消必求賢相與之謀明彼邪人之行偽

而其說巧巧者愛所由来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者惡所由至巧愛易移吾且勿愛而觀其行僞斯得矣拙惡易犯吾且勿惡而省其行實斯得矣又必講學窮理以致其知博問延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而為其伺察不輕泄辭令而為其逆探絕胡廣之中庸誅味道之兩可斯邪正別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渝也 臣惟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致確乎不為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為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

衣博帶服巾而峩然者今世號為道學倡引生徒宴
名黨與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閑泉
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
内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猷斷國
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
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
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於亡可不戒哉
臣請 陛下留神聽察務得其人申明我 聖祖學
規之戒令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
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横曲説少有偏邪違者治罪
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

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洹別而不淆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睽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扳骨中之芥蔕慶千載之明良敬大臣以恤股肱體羣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我之性情浹洽虗心聽納使上下之血脈周流仍勑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數餘人召還館閣部臺宥其狂昧於既往期其策勵於将来以示我之能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堯之任賢勿貳成湯之改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非可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歌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目鹿鳴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羣臣嘉賓盖取永言

諷詠以協上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一於勢分之尊嚴而惟口腹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高祖宴於長樂羣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柏梁羣臣即席賦詩唐之太宗丹霄積翠之宴君臣得詢貞觀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於當時至於上元觀燈觀稼較獵苑中賞花鈎魚之類此又宋之君臣不知和會之慶也我　聖祖萬幾之暇亦有君臣同遊之語文皇以後早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訪求治理慶成臘八端午諸宴稠錯交舉未聞有間是豈輕於狎暱不知省費之經耶盖欲君臣常常接見以為治道慮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

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邇年以来早朝之外已廢午晚雖慶成經筵盛大典禮間亦舉行近見邸報又稱地方多事明年慶成宴免辦臣不勝駭異夫所謂慶成者以君臣共成太平所以簪花晬酒而慶之也今惜小費而廢大典是慶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期矣豈不貽四方觀笑昔逆瑾時廢慶成簪花偶遺天下太平四字不假餘年暘以為先徵况今并與其宴而悉罷之乎恐非太平之象也 臣請 陛下繼自今早朝之暇間舉午晚以訪治道慶成經筵凡大燕會時舉不廢以親羣臣則上下交孚恩威並用而恒不睽矣至於災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未杜九漸既杜

則天地交泰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十全矣尚何災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不外此十事十事之內尤莫要乎人才蓋人才者天地之紀萬化之源也方今盛世何患無才但時入後天一陰當午精醇之氣有限人才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柟豐熙鄒守益等輩雖未可媲美伊周求之當世亦未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偶以謗言不實學術不同或議禮未當遽置之閑散編配流落之間恐非中興之象也今幸承　明詔求言爰及人才未用臣以為帝德光天格於上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豈復有遺賢之歎臣願　陛下擴包荒之度憐救時之才召而用之

以圖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惓惓

臣又惟帝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 先朝獲覲我 恭穆獻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為本源容物好賢為先務每退朝之燕絕跡寢宮留神書館日召紀善等官講解經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後已不樂宴遊雖陽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楚腰莫愁之麗未見一選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見有輕假辭色令人得以窺測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益精明懿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羣東平之為善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處豪強兼并之家待麤

厲強悍之士率皆含汙納垢匿質之朝廷付之有司
而已初未有幾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劫使人措
躬之無地也其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
其發達之深誕生　皇上以爲聖子繼述文武以有
天下今尊有　聖號特稱皇帝可謂尊之至矣　廟
號觀德祀以天子又可謂養之至矣　聖孝如天雖
帝舜之至孝武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禮之臣
言偶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竄朝宁爲之一空
似非我　獻皇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
之聖志也苟不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
之富庸安乎然則　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

以駿奔走於觀德廟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升歌於
堂依我磬聲以樂我　獻皇帝含笑於九成文武臣
民騰歡於四海則正孟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
志楊雄所謂寧親莫大得四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
極史書萬古出虞帝周武之上也哉然其本不在乎
遠求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清心寡慾其道不在
乎多言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勤學好問其術不
在乎泛為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此
而又卜賢相以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科道以扶之
如此而舊章不復弊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
將不飭軍儲不充十漸不杜五事不循天變不弭中

興不成臣未之聞也

忠益疏　　　胡世寧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　聖恩錄用強疾來京途聞

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為　宗社生民喜幸無

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於治道者試為

講義三章到京之初即欲封進然思

聖乙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　經筵所講豈其少此

而臣為此冒瀆豈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躇

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食芹而美思獻王室者

豈為王室無芹而欲為獻蓋區區忠愛之誠不能自

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　皇上萬

幾之暇特賜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更乞留中埀
意若係妄言非忠拙外擬罪臣愚甘當重黜謹開另
封進呈　御覽講義三章大學一章秦誓曰若有一
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
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
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
人這是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
大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者蓋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一着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箇當好當惡的人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誓戒羣臣也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易直之貌技謂有能彥是美士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箇大臣只是老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易直正其度量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的一般歡喜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得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執定之辭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爲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衹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媢嫉以惡之媢是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

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以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奸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那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来被他衆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一時難辨亦被他人衆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凌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章

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娼嫉之人奸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私故於此娼嫉之人不為私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為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黨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如此

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娼嫉之人不爲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爲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劾人貪暴等事而捨娼嫉不言其故何歟 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彊國諸侯其人有何足法但此篇説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害

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學又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爲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貨利之慾外無親近私昵之蔽而惟一意修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兩宮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此古訓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前一等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忮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迸逐惟此一事最關治亂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推衍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則之以為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衍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治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故此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惟獨也辟君也福謂

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玉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天明命為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姦而治以刑罰使之知畏是謂惟辟作威至於玉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玉食臣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使大臣而有擅作福威僭用玉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故在大夫必害於而家在諸侯必凶於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

國者蓋古人之大夫如今武職然多是世祿家傳僭亂則滅其家故曰害於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分封有國僭亂則滅其國故曰凶於而國人謂羣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若大臣有作福作威玉食而君之不覺則凡在羣臣因見大臣作得威福可以趨附他求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然從風陰懷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爲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曲直而蔽主聰明排斥忠良以陰附權臣之勢爲禍不淺下而小民亦皆倣效成風過分僭用而不可繩以禮法此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臣竊觀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

福漸移臣下而致失祖宗之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舜典篇載舜命九官兩咨四岳其餘或咨衆論之公或因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言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知自古賢王進賢行賞必先咨於衆論用刑勅法必責成於有司又若不專以一己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歷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輔要職以後命德討罪必咨衆論必聽有司從公擬上然後人君察其公私可否稱制臨決是雖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昔人

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委用姦相一人被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説引用姦邪托爲鷹犬使之攻擊異已以致羣臣畏威服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即與議奏其挾下奏以欺上則曰衆謂所同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也其挾上旨以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平日從諛也凡善則歸已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君曰上所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怨皆歸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國勢日去矣此後世人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 太祖高

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姦相之弊革去秦漢以来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明著　二祖訓首章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我　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　朝廷親選翰林編修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為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我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　祖宗

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　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　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閒議　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類名請　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　臣猶記弘治七年閒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　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

第一人羣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
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 誥勅一員多
自尚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
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即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議
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
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為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
不得擬其陞黜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
涉干係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
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
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者不許再如 祖宗
朝選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

皆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絶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援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謚廕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爲巳地而盡力爲之至於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襃貶任情以是不如　祖宗朝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閒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用首相所欲而後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於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　先朝楊士奇楊榮

楊溥及今石珤之忠清彷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
有姦險媢嫉者濫其位則被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
國事日可憂矣　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
部會推賈詠爲首　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
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爲非而攻擊不
已賈詠一時雖未點陛下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
誥勅遂入內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畧無異議
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　聖明豈有不知
而何用於　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
然人心所向如此今　陛下採諸輿論斷自　宸衷
慨然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珤舉朝欣躍方謂　陛下

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羣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羣臣奉旨另推見任兩員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陛下視今威福出於誰乎易因履霜遂戒堅氷蓋以陰比權臣防其勢之漸長也北事忠臣有識者深以爲憂故今在内者危迫之而不能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不然以 陛下聖明何古帝王之治不可復而天人之心有不順乎今天心儆戒災異頻仍男子不假婦而自生[illegible]育者喻君無臣欲養萬民而不能也兩絲者喻上下心澤之降被變而成私也地震

者陰不能安靜而借為陽動臣強之象也　陛下遇災儆懼命其撰勑戒諭羣尹修省彼不肯撰者恐羣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楊一清之進者恐才出其上因而代已也此其心迹甚明惟　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易經一章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不出戶庭无咎這是周易節卦初九爻辭周公所繫本說初九這爻以陽剛得正居節之初猶賢人君子在下未有職位且有九二大臣蹇遏其前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為不出戶庭則无

咎戶庭戶外之庭乃私室無人往來慎密之處也孔子於此又見得古今君臣言語不密以致禍亂故作繫辭又因此爻而釋之曰凡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階為梯級由此踏上而漸至者也何以見得言語是生亂之階蓋人君與其忠臣密謀國事君若一時不密而洩其言則所與謀之忠臣必被人怨謗用計殺了所以失其臣臣若一時不密而自洩其言則招人怨謗終必見害乃所以自失其身凡此君臣密說的言語或欲行大政事或欲除大姦惡皆不利於權姦小人不可使知者所謂幾密重事也自古權姦之人平日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為之探聽使

君臣之間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既見殺君亦被怨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藏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戶庭之間亦無人知也此君子兼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忠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如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因此王威日削災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傅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王鳳將災異指在別事身上不肯實說以比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召問感悟遂與章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言語不

密以致王鳳知得反行用計巧使劾章下獄而死又諷御史劾其所薦之人亦致去官以此舉朝怕鳳再無敢言王氏者傳至其姪遂移漢祚孔子此言真萬世人君謀國之切戒也惟 聖明留意幸甚

乞重 天命以興 聖治疏 何孟春

臣聞國運當興天命攸眷帝心簡在衆誠所歸 皇帝陛下興聖於南維配天於北極藩邪之號表于徵兆莫之為而為曆數之傳形于誕敷莫之致而致

陛下應符而出躬受天命蓋自知所重踐祚以來心存聖治固宜思所以興之矣臣限守炎荒遥瞻 魏闕草茅耿耿不勝至愚竊伏私計今當數月往来經

臣自元老以致庶寮幸際　清明共圖傾竭事之是非政之得失官之臧否民之休戚罔不畢陳法令之斟酌紀綱之董正人才之進退威福之流布獘革害除壅祛滯滌忠明佞白賞信罰必維其時矣臣愚竊計今日群臣之所陳者心有萬慮口有萬言萬慮至深萬言至富其條件不可勝計其科名各有指及臣外遠莫由與聞然大較知其所顧惟在　陛下修德勤政始終不間而已修德者勤政之本勤政者修德之發修德勤政非有二事所謂脩德者宋呂公著告其君曰人主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莫先於學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

所以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傳說之告高宗不過如此楊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皆汲汲於學後世繼體守成之主生而驕逸忘其祖宗創業之艱難徒見天下無事以爲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小而喪身大而亡國皆由不能以學修德故也夫學以修德而政事由此立焉是修德者勤政之本也所謂勤政者

司馬光告其君曰人主初即位正四海延頸企踵屬望之時若深執謙遜端拱不言羣臣奏事不加處斷中外之情能無鬱悒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志不可慢時不可失不可回視反聽無以新隆平之基不改絃易轍無以拯頹靡之勢今近而畿甸遠而海隅之民注想維新如饑如渴須亟有以慰之百允執事中君子小人情各不同窺測深淺相為勝負事又有當參慮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言人主勤政無有遠近幽深悉知其事物如此而後能治天下若有行弗躬有事弗親雖有盛德民何取信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

察以盡其物則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弗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不能知人何以求治人主不患無高世之資而患無求治之意不患無求治之意而患無好學之實修德在於好學求治在於勤政是勤政者修德之發也欲進是道無他亦惟在乎知人與急親賢而已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古之帝王先務為急程頤告其君曰人主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性成就商之高宗舊勞于外及為天子不敢荒寧享國長久為後王法周之

成王年十有三而即帝位起居言動必謹後世守成之主莫有及焉高宗學于甘盤而傅說為之相成王以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故其德昌隆而政休美陛下起自外藩如商高宗春秋鼎盛如周成王在朝士大夫素未相接 文華講學當選天下碩儒於今方始既深居 九重遠於萬里若復頫卬淵默日益嚴重則自賢自聖上之乏涵養薰陶之功下之無周旋輔導之助外之幽僻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疏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 臣愚伏望 陛下追法帝王舊典紹復 祖宗故事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日 御經筵無分寒暑或退朝使殿推擇二三大

臣及諸侍從更召迭進與之從容辯議古今治體人間情僞使各盡其胸臆所懷至於文武班寮凡有職業應進見者亦必命之使前降以　溫顏假以長晷親加詢訪委曲詳悉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又得知其人志趣所向器資所任而加銓定焉其有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魁磊淳茂耆艾之士及諸博通今古史傳智謀超卓可以參廟謨斷國論者　陛下置之優閒引之禁近使得專意討論以備朝夕召見紬繹顧問密勿獻替務俾縉紳有道巖穴篤行之儒毋遠於朝毋遺於野如程顥所言經筵既罷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祗候非時宣召資其啓沃其有事故

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輪直則羣臣閒將皆有一言可裨時政將皆有一善可荅君恩將皆得分 陛下憂勤之寄將皆得副 朝廷委用之誠不敢偷安苟祿養望待遷而 陛下得開益聰明漸磨道義為商高宗中興殷世為周成王專美姬室德不期修而自脩政不期勤而自勤矣或曰 陛下昉臨大寶一日二日萬幾晝既研觀書史夜須省覽章疏究隱微於未形極思慮之不到而又欲與大臣從官延款酬對日晏夜分猶將弗給恐非頤養神明之道竊以為不然為國有體勤政有要政有本末事有細鉅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不能見目睫舉其綱則

萬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　陛下誠修德勤政知人而親賢臣下之賢者登之不肖者斥之其材能之堪某事者就任使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已先得其體要先得其本與其鉅者自然躬不勞而日有暇於講學矣若夫簿書煩冗文法碎密較量金穀割析毫釐乃百官庶寮之所司　大明會典內開載　列聖累朝品式格例甚悉　陛下遇有以此言此事陳者第令各該衙門檢括看詳斟酌停當取決施行雖勿畱意蓋無不可古人云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又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正賴今日臣所謂重　天命以興　聖治不越乎是惟

陛下裁察臣無任瞻戀拳拳之至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纘

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浸入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佑九廟有靈篤生　聖人入承　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圖存如追亡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鼎新固未嘗不汲汲圖治以答羣望也臣以為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夫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

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不治而亂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欲為之流涕為之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最愚萬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臣切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以勉修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鈇鉞謹條陳四事一曰澄　聖慮以鑒興衰一曰親大臣以修時政一曰開問辯以新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　聖德　昧萬死為　陛下獻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葑菲見遺

少加採納脱或於新政有補萬一臣九死其無憾矣

澄　聖慮以鑒興衰臣切謂天下事無大無小要

必歸於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天下事若委置之思慮之外謾不經意鮮

有不顛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洪基

下負中外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

身而應萬物之衆所居者何位所守者何業可委而

不切於思乎臣以為不必遠求唐虞泛觀千古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澣至隆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

亡少擄　聖慮究其所以在　孝宗朝其敬畏　天

戒者何如其恪守　祖憲者何如其親信大臣者何

如其開納忠讜者何如其培植　國脈者何如其愛
養民力者何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斂者
何如其使諸司之不失其守何如其使人人之樂於
効用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
盖思慕之切真如赤子之於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
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極獘宸濠乘隙而妄窺寧府
諸宗室以此而速禍茲皆　陛下在藩邸時目擊耳
聞非臣子所忍一一盡言也臣　以為宸濠之變　先
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濠誤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宸濠必不敢妄窺　神
器而寧府諸宗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　知　陛

下於此固未嘗不爲　先帝惜亦未必不爲寧廟
宗室痛也然深宫無事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　先
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一仰思之乎
今日　朝政　敬天　法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
政愛民果能一一皆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
蹈　先帝之失乎臣以爲殆未之思也　登極以來
惟改元一詔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
心培養已喪之元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脈正切
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
年矣一二年後臣又不知爲何如也臣願　陛下凡
一切舉動澄其念慮其在　孝宗朝何如其在　先

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 先帝朝者力追其所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王五帝不難到也若但苟且因循謾不着念 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 國步日危後之悼今亦如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 社稷興衰之介天下理亂之機惟陛下其深思之 親大臣以修時政臣切謂內閣大臣在 陛下為腹心之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不可岐而為二也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心而不在跡宜

着實任用不宜禮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事務宣之章奏章奏之外竟爲限隔臣以爲大臣不時宣召相與商確政事茲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行之漢唐宋英君誼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孝宗皆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大臣未聞一 宣召 先帝時朝政日非其悞正在此 陛下嗣登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蒙 宣召相與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悞者不改圖也臣頤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切大體者宜御便殿宣召諸大臣相與面議斷自 聖心以決行

止如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在　陛下不致多瀆
宸聽最爲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爲哉如大事大疑
該吏部者　宣召內閣大臣幷召吏部堂上官相與
商確裁決施行其餘別部幷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宣召周歲之間不拘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
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某忠某僞某正某邪
某攄誠體國某固寵懷私久則未有能逃　聖明之
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量爲去留脫或不公不法蹤
跡詭異於人望不愜於公論有違者臣等科道官有
所見聞聽其舉劾如是而在位大臣不奉公守法以
忠　陛下有是理哉如是而　主威不立國勢不昌

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有是理哉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誼辟之舊規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耳況凡事當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取於創立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所以上延　宗社之福下荅蒼生之望者在此也　開問辯以新　聖學臣竊謂人君之致治本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人也生而知之若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知亦未

豈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有切於治道有補於身心

臣以爲非問辨不可故書稱舜好問孔子告哀公曰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易乾爻九二

論聖學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唐太宗開文學館一時儒臣杜如晦房玄齡等

十八人分爲三番更日直宿暇日輒至館中講論文

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士奇解縉等七人在　太

宗時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

晷自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社靈長之慶

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兼勤學好問而得之也邇

者傳奉初二日　經筵大小臣工照任忻忻　陛下

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慰羣望豈復有加於此者抑然道在六經有是非得失邪正之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興亡之鑒勸講之臣所以啓沃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此然 天威嚴重下情惶惑而義理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嚴憚中所能盡意兼是三者欲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近於空談或者無益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威重賜以 溫顏反覆辨問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會於一句中或體認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者於治道殊切務虛 聖懷究極所

以如是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奥妙該貫詳明巨細畢舉庶無負於格心之責矣仍乞再 命儒臣於我 國朝遠而 祖宗列聖近而 孝宗皇帝朝事故有功於 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於生靈者編作講章進講之時序入一條相機講論一以仰見我 祖宗列聖致治保邦之意一以見 陛下憲章祖述之心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成志氣不日彊聲聞不日美政效不日彰者未之有也臣於 陛下深願望焉 容直言以廣 聖德臣切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史獻書工誦箴諫庶人傳語是皆之人君舉動凡人皆得言之不

特言官也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而退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以求諫爲急也前賢范祖禹曰天下如人一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滯而後能從諫者使下情通上上意達下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間係言路而已我 國家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爲紀綱 陛下委之爲耳目凡官曹設私措置乖方刑賞諭制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

病許其舉劾言雖過當亦示曲全無非為 宗社生
民至計也 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言而且
罪之令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子立君之朝當死
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忌哉 臣實不忍立 陛下之
清明尚見此舉動也言官不足惜 國體可不顧乎
先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敢塞言路其初正
類此前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 臣恐陰邪得計巧飾
成風忠良喪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辯勸戒不明縱有
竭節盡忠欲報 陛下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
國家之事矣若是而望體統正紀綱立政體清 國
勢昌有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

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晉平公且如此況不為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勿罰及無罪以昭平明勿沮撓職官以壞執守勿罪言官以振作士氣以保全大體勿差官校遠出以動搖人心以遺害地方抑外戚無厭之求以愛養民力以俯荅羣情治奸邪巧飾之罪以潛消人怨以重洩神怒遵崇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上以彰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堯舜文

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四事臣一得之愚感特念切遭值聖明不知忌諱上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立本慎幾明法疏　沈教

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天下之大主之一人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一日而萬幾之紛叢一舉而繫萬世之仰瞻苟願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於其大者圖之則德意不洽於民心何以享治安之盛基業弗延於可繼何以紓負荷之隆君道鋏失而天下將日去矣自古聖智之君必致念於修身立政之

本而加慎於重熙累洽之時以之圖治則功成以之享治則澤又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陛下德妙日新業承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天下於全盛之歸蓋廣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臣等方將順仰承不暇也尚復何言抑但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不識忌諱敢試言之而 陛下試垂聽焉臣嘗考宋儒之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已大幾萬變也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是已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是已是三

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疏其十目條舉今日之事而纍陳之嘗聞　陛下登極之日旱雨旋霽五色雲見天心之昭假是固有屬於嚮明而致理矣邇年來旱乾水溢南甸之羸尪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異戾常方春而地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揚且苦疫癘大行矣入夏而風霾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心仁愛之深迺時出夫驚懼之象而人事修省之實尚莫襃夫召致之愆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得否矣然則敬天之怒上帝是祇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即位之後　親幸太

學起用老成賢人爭輔是誠翕然於聖作而物覩矣
邇年來　經筵日講一暴十寒聽諫納言甲移於乙
道揆法守可徵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成憲舊章
具在也所以率修之者何如若是者恐銳意圖治之
念無以澄固於親近君子之時而望道未見之心終
亦必亡於幽獨得肆之地也　陛下之於聖賢心宜
亦自度其得否矣然則聖不自聖賢以致賢者今可
輕自棄忽哉　陛下改元之始　詔頒大赦民樂更
生物情之欣戴是誠所謂革故而鼎新矣邇年來盜
賊蔓於賑恤之無方緝捕不見軍兵之用命夷虜肆
於洮岷之潜入驅禦不聞將士之好謀糧運過淮違

限多矣民困軍疲雖漕臣之自劾奚及京衛逃軍解散久矣官殘吏黷雖憲臣之清解何如　陛下之於兆民心宜亦自驗其得否矣然則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今可謾自急緩哉　陛下總覽乾綱因勢而利導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則殺人者不抵坐似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蠹國者免發遣亦何以嚴悉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憑城依社者不顧杼柚之空龍虎之殿建矣恐求福利者弗啻鼯鼠之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之捍而又從而決之則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擒軍遂寢則又懋昭　聖明

而凌逼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有救其幾正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氷雨雪而先集霰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廢黜登元臣於休告復諫官於斥遣所以用人者初亦大稱善矣而迄今則大學士蔣冕辭去弗惜竟不為 社稷之計尚書汪俊遽准還鄉曾不亮忠直之心以言為責如給事中鄧繼曾試御史季本等則譴逐勿容而奪之氣因事納忠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則 詔獄勿貸而剝以膚夫用人猶任木也不察其梁棟之才而乃斲而小之則柱石無所於資矣然昨者銓曹舉相而大學士石珤之 眷任獨先則又允愜輿情而覬倖之萌絕

矣識者以爲人之善用其幾亦在於此書曰知人則哲任賢勿貳非 陛下所宜常念者乎夷夏大防不可一日不辯 陛下分番直於京操求將領於武舉所以預待乎應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即以動搖月糧乏而屯田之政不修連年借給 內帑矣枵腹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步射之訓弗習臨時以卒予敵矣束手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事之戮不嚴於玩寇之官則曰姑責後効也而倉卒孰肯効死避難之糾不行於改衛之職則曰方有新詔也而 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幾殆妄之不察矣奸宄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總督於兩廣時遣

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於行師者備非不飭矣但一當多事飛報旁午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調邊兵或見於潢池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檄取狼兵不問夫所過之驛騷紈綺膏梁之子不習戎行而手握兵符奚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兵書而遥制閫外何在其爲師貞丈人行師之幾將自此不振矣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而君爲臣綱則臣之得舉其職者亦由此之保全何如而其道尤在於相信耳　陛下端拱穆清而奔走羣辟則既處之有章矣但禮分潤絶而情意或不孚揆事决策宰執不容於秉持而臺諫不容於補察議禮制度禮官

無可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　詔許直言矣言似切直者則黜削必嚴恐長其漸而習以為常　勅同脩省矣職効不修者則捃辱畢及將執其辭而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忠賢解體而讒倿日來臣為今日所甚懼也人道之大本乎父子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其分之限制何如而其大則在於無違耳　陛下議隆大統而兼盡至情則既行之曲當矣但議論撓擾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孝本無窮已而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報稱而　位號尊隆名必須於考實自王國而統天下天命人心固自有在

也然始封之地統緒當存而不可忘其所由興失

尊而後親親大理人情於是而至也然　大禮既定

邪說可廢而不必徇其所偏執由是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矣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今日所

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為妻綱則

内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以保合者何如

而其要莫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

正乎内外則既居之合宜矣然宮闈雖近而大順所

由關　儲嗣不可不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

國本為有繫本支期於百世雞鳴警戒而後家人嗃

嗃斯　祚胤為無疆節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強

固也則必近嚴敬遠技能以養壽命之源禎動於出入起居清明常使在躬也則必撿姻戚杜請託而奠靈長之祚若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夫臣之有言則既如前但言或有過心則無他惟 陛下采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爲可棄而以爲可行省察於念慮之微體驗於事爲之著持循於 朝廷之上撿飭於燕獨之時事天必修德以召祥致治必法古以建極御民必行仁以成化救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責成應敵必治内以攘外行師必推心以布威君臣必孚誠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達順如是則 聖德之洽益以廣大業之

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慎厥始以隆　新政疏　任維賢

臣伏覩　詔書內一欵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體元居正係澄源端本之幾而謹始圖終實長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孝藩邸著聞順天應人入承　大統踐祚之初首頒渙號與物更新獘政則釐革之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姦如脫屣進賢如拔茅天下臣

民莫不歡忻鼓舞易聽改觀顒仰聖人之作而思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聖人莫測愚昧難明曩
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啓疑於萬一謂　陛下
曩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延接太
踈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異謀畫不
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倖遂寢閣不行
罪本貫盈或夤緣得免凡若此者殆由中心好之故
見德而不見威矣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
靜專正在疚恭默之餘而適當一日萬幾追尊之禮
未隆思慕之心甫切宜其有未遑者闕於前而補於
後將有待於今日也耶道以思至言以時雍嘉靖億

萬年太平之治端肇於此去故即新懲前慮後事機之會不可失也臣輒忘愚賤謹述慎始五事條列於左上塵 睿覽臣非不知珠玉塡委焉用瓦礫而顧緘默於 龍飛下 詔之初覼縷於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責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欲 陛下慎諸始也始慎而可以善其後保其終矣惟 陛下能收萬方之善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美芹而獻野人區區之悃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誅采納以勤敬自勵以堯舜自期光 列祖之閎休衍中興之景運豈惟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

勝戰兢隕越之至　一曰務學修德以慎出治之始蓋務學非博聞彊記之謂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辨忠邪親近儒臣切劘治道躬覽章奏察納善言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勤則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歧之惑矣修德非獨文外飾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節其情存祗懼之心以畏天矯愛憎之偏以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歸諸禮嚴怠荒之戒絕嗜慾之萌此修德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而無非僻之干矣二者交養而日進無疆則皇極以建化源以清

本立而天下之治可成也董仲舒曰勉强學問則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英妙睿智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姦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若持衡不容並立人君用舍之際實關治忽之機內君子外小人此泰之所以吉亨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佞諛堯舜之資殆不過此但薰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嘉謀忠言何階可達臣愚以為師以道之教訓傅以傅之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此古之

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數 召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不爲虛文其 經筵勸講亦須虛心盡下假以 溫顏反覆咨諏有疑必問非盛寒暑不可廢違侍御僕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諒多聞踰常格以待之正心養德必有助也至若趨和承顏逢迎導欲此姦人也厚貌深情妨賢醜正此姦人也招權市寵背是從非此姦人也而凡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窺伺間隙惑溺聰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其欺知之必去去之必決無係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羣陰畢伏小人革面不仁者遠善人以之而衆庶事以之而康唐虞之治可幾也益之戒

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致治之良規百王之永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不置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職以隨事盡規而　皇上布告之條又許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罔伏讜論時聞譸復者似於頻煩諷切者隣於譏訕援據者幾於掇拾指遠者類於迂濶詞激者近於沽名慮深者嫌於過計然惟求其濟世興邪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聽之必行之必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奬借優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以濟私假彈劾以復怨詭欲驚愚

言詐急務曲以阿世則又不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
在上任職惟良員無冗濫各得其分乃簡厥修周公
之戒成王曰勿誤于庶獄庶慎孔子曰先有司以專
任之意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以進學責講
官進退人才聽之銓曹通融財賦聽之民部據禮守
經聽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姦殲惡聽之法
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臺諫得行其言糾
率澄清風憲得伸其志規可持循事無掣肘不抑奪
於　內批不遷惑於衆口不沮撓以近習不煩擾以
紛更臣勞於下功歸於上夫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
則明拒諫則昏又曰為政莫要於守法有言責者盡

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羣策畢用庶政無廢治道之
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留意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
以慎共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帥所
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其可忽歟今郡縣長吏遴選則
主於銓曹而奬率實由於撫按是亦守令之綱也秉
心惟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懲勸之皆當賢者
得以安其位而行志不肖者無所用其倖而肆姦此
民之所以安也然而尊者易驕卑者易凌爲之上者
殊情異尚甲是乙非或以安靜爲因循或以興作爲
生事或以忠厚爲遲鈍或以老成爲迂濶或以介特

爲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集期會者謂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可刺彼曰必不可刺旌揚或因於喜謗擊或逞於怒將見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行之風泯矣臣愚以爲事貴協恭不宜獨任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按之焉則科道等官勾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稽屬廉勘必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設其幹理操持不無可錄而封章薦劾脫或見遺則亦兼考藩臬守巡之署而博參臺諫輿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滅否據之撫按而黜陟審之銓衡而又爲撫按者同心合力互參交稽惟以人才爲可愛而

不以形迹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留而不以好惡為
進退奬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遠不記其舊
惡而開其自新不錄其暫失而責其後效則公道昭
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間聲最卓絶者
亦宜準昔人故事或 璽書賜勞或章服是榮或增
秩賜金或錄屏書績俾得專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
任而超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
民朱熹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朝廷亦可以
無事此探本窮源之論守約施博之道者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甚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
安不忘危大易所訓文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

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文德誕敷萬
國躋壽康之域四方無金革之聲口不言兵茲惟其
將而何犯是不韙耶蓋宴安易溺儆戒難忘而木蠹
始於虫生法獘由於人壞我　朝兵將之制內則總
之以府部而外禁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擇
之慎悉臻其極設奇制勝將不乏良而舉墜振頹兵
自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禁旅譏兵不
容置喙以在外者言之兜鍪之冑本出膏粱而作養
之方亦殊曠缺上之所以致待與其所以自期既多
平凡苟且無以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致家循資
而蒞事又多玩愒卑污無以矯其習於後韜略則不